《餘溫》

4B 陳梓豪

又是一年春，我如往年一樣返回家鄉。昔日舊景仍在，獨不見故人。村口的老槐樹繁盛依舊，可樹底下那個持扇講書的身影隨光陰逝去，只在我心底的回憶中還留些溫存！

兒時，我最喜歡在村口的槐樹下嬉戲。春去秋來，槐樹底下卻總是有一片納涼之地。每逢過年，槐樹還會開出星星點點的白黃小花，香而不濃，素而不豔。村中人來人往但幾乎無人在意這簇簇芬芳，而我總是會摘下幾朵，送給在樹底下講書的老人。

老人姓王，村裡人都叫他王生，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師。平日總愛在村口為孩子答疑解惑，講天解地。每當我困惑於樹上的化成蝶，不解於槐花的花開花落，總是去摘幾朵槐花，向王生請教。王生會一手持扇，不厭其煩地訴說世間萬物的奧妙，童年的處處懵懂，在陣陣答疑解惑中變得清晰明白。

再長大些，我開始接觸古今中外的書籍，文字的晦澀與生僻一次次絆倒了初入學海的我。所幸過節回鄉時，王生還是持扇倚在槐樹的枝幹上，春風輕拂，花香入鼻，一頁頁詩詞古文借風揭過，他耐心地為我講解。朝朝暮暮，花開花落，我們在學海中嘗過太白花間獨酌的美酒，也載過張岱小舟輕逝的浪漫與自由，也曾提起王維曾當百利師的劍，也披上過蘇軾帶有少年狂氣的錦帽貂裘。槐花樹下，一老一少品古今詩詞，談人間百態，那滄桑而清晰的聲音隨花香，助少年踏上了文學之路。

可學海無涯，抵岸怎會無暗礁。年末考試的接連失利，讓回鄉過年的我毫無興致。旁人的句句質疑與暗諷利刃割開少年自尊的外皮，那在學海上岸的初心也變得躊躇不定。我想尋回當初的堅毅，可村口的槐花樹也因突如其來的驟雨變得狼狽。剛開的槐花打落在地上的爛泥中，殘缺的枝幹正如同我被傷得體無完膚的內心。當我黯然神傷之時，那熟悉的聲音伴著幾聲咳嗽由遠及近：「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！」王生仍一手持扇，在大雨中邁步而來，浸濕的襯衫緊貼在他佝僂的脊骨。可話語的豪邁與自信卻充斥在天地間。我拋開手中的雨傘，大步踩踏在泥濘中，大雨傾盆，泥水飛濺，可不顧前行，自可尋覓到那上岸後的成功芳香。我在那晚雨夜堅定了初心，也讀懂了王生的良苦用意。

昔日之事恍若昨日，可如今我捧著一疊成績單，想分享成功的喜悅時，槐樹底下只剩下一個不起眼的土墳。我走上前去，土墳不大，似他瘦削佝僂的身子，旁邊擺著一把破舊的摺扇。我靜靜訴說著在他走後的事：我養成了閱讀的習慣，開始會自己去品悟書中奧妙；遇到挫折失敗，旁人抵侮時，我也會堅定初心，努力前進。不知不覺，我早已不是那童稚未失的孩子，我謹記他聲聲教誨，雖無法再見，可如同未曾分別。

春風一拂，滿樹花香撲面而來，吹得我眼眶發紅，幾滴滾燙的液體從臉上滑落，滴在身前，留下一片刻骨銘心的餘溫……

評語：借物寄情，情真意切。